

LEKENAO MINGJI

勒克瑙名妓

米尔扎·穆罕默德·哈迪·鲁斯瓦著

申燕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

LEKENAO MINGJI

勒克瑙名妓

[印] 米尔扎·穆罕默德·哈迪·鲁斯瓦著

申 燕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

लखनऊ की नगरवधू
प्रथम संस्करण १९७६
प्रकाशक शारदा प्रकाशन
मिर्जा हादी रुसवा

本书根据1976年版译出

勒克瑙名妓

〔印度〕米尔扎·穆罕默德·哈迪·鲁斯瓦 著
申 燕 译

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、发行

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

全国新华书店经销

上海长鹰印刷厂印刷

开本 787×1092 1/32 印张 6.625 插页 2 字数 131,000

1993年2月第1版 1993年2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0,001—8,000册

ISBN7-5327-1261-3/I·749

定价：3.30元

(沪)新登字 111 号

诸位读者，这个故事是我的挚友蒙希·阿赫默德·侯赛因引出来的。十多年来他一直住在德里。有一天，他到勒克瑙游历，在巧格广场赛义德·侯赛因门附近租了一间屋子，于是这里便成了朋友们晚上经常聚会的好去处，不断举行饶有趣味的赛诗会。蒙希先生对乌尔都语的诗颇有研究，自己有时也即兴赋诗，极见功底。但他更喜欢听别人朗诵。所以大家聚在一起，话题总是离不开诗赋。蒙希先生住房的隔壁有一幢房子，里面住着一个妓女，她的生活起居和一般妓女不同。没有人见过她倚门卖笑拉客，也没有人到她家来，整天门帘低垂。大门面朝广场紧紧关闭着。后门开在一条小巷里，仆人都从这个门进出。倘若不是晚上偶然传来歌声，谁也不能断定那屋里是否有人住。我们聚会的屋里虽然有扇小窗户，但遮着窗帘。

一天，大家照例聚在一起。有个朋友先朗诵了一首诗，博得一迭连声的叫好。接着，我也即兴吟了一首。从那扇小窗户里突然传来一声喝采：“太妙了！”我愣住了，其他朋友也都感到诧异，把视线转向那扇小窗户。蒙希·阿赫默德·侯赛因说：“干嘛躲着喝采！假如您对诗有兴趣，请过来聚聚！”那边没有人应声。我又朗诵了一首，对这件事也

没有再过问。不一会进来了一名女仆，向大家行礼道：“请问哪位是米尔扎·鲁斯瓦先生？”一位朋友指了指我。女仆又说：“太太请您过去。”我问：“哪位太太？”女仆回答：“太太吩咐过，不准说出她的姓名，只是请您过去。”

我正在犹豫是否要跟她去，一位友人开玩笑说：“哈，还不快走！一定是老相识，否则不会派人来请你的！”

我想，这个朋友怎么这么不讲礼貌！这时女仆又说：“老爷，我家太太认识您，所以让我来请您过去。”看来，我只得跟她走一趟了。进屋一看，原来是乌姆拉瓦·詹！

她一见到我就嗔怪说：“嘿！米尔扎先生，您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！”

“谁知道您隐居在这里！”

“我常常听见您说话，但没有敢派人去请您过来。今天您朗诵的诗真好，我情不自禁喝了一声采，没有想到那屋里有一位先生招呼我过去。我自觉尴尬，原想保持沉默算了，但又不甘心。思之再三，仗着以往的交情，把您请了过来。打扰您了，实在抱歉。请您把那首诗再朗诵一遍。”

“何必这么客气，我不会朗诵。假如有兴趣，请到那边坐坐。”

“我去倒没有关系，就怕冒犯那屋子的主人和其他几位先生。”

“您想到哪儿去了？如果是那样，我还会请您过去吗！都是老熟人，您去就更热闹了。”

“这当然好。不过别碰上老相识。”

“不会的。除了我之外，不可能有人认识您。”

“那好，我明天过去。”

“干嘛不现在就去呢？”

“哎哟，您看看我这副模样！”

“又不是去什么正式场合，只是一般聚会而已，走吧！”

“哎，米尔扎，真拿您没有办法。好吧，您先走，我随后就到。”

我先走一步。不一会，乌姆拉瓦·詹经过一番梳妆打扮，换好衣服，款款来到众人面前。

我简略地向朋友们作了介绍，讲她如何精通诗文熟谙音乐，称赞了一番她的才气。大家听了很兴奋。她落座后，大家便开始吟诗。她也朗诵了几首。总之，那晚的聚会令人尽兴。从此乌姆拉瓦·詹便经常来参加。朋友们一聚就是一二个小时。她有时诵诗，有时唱曲，大家听得兴高采烈。一天，乌姆拉瓦·詹朗诵了下面一首诗：

浪迹天涯尝遍了人生的痛苦，
满腹酸楚阿达^①向谁诉说？
迈进天房^②把尘世的忧伤遗忘，
靠了真主我不曾改变信仰。

离愁浓重的夜晚凄凉漫长，
真主和情人谁来怜悯我的哀伤？
徘徊在你家门前的乞丐，

① 乌姆拉瓦·詹的笔名。

② 伊斯兰教圣地麦加的方形殿宇。

不希罕你的富贵荣华，金银满仓。

寂寞人生要有爱情作伴，
每个姑娘都追求幸福美满。
思念的情人已渺无踪迹，
希冀的目光仍瞻望着他家的门户。

我堕入情网心绪不宁，
眼神中却没有丝毫的抱怨。
我成了爱情的俘虏，
你对我却不再情意缠绵。

我只求你看我一眼，
你左顾右盼始终不理睬。
啊，阿达！恋人的心不能相通，
这种说法我至今领悟不了。

接着我吟了一首：

莫问多情人如何度日如年，
负心郎的离去令她悲痛难忍。
有人说偷走一颗心无须忏悔，
辱骂情敌也要矢口否认。
阿达为自己的品行自豪，
试问多情人为了谁神不守舍？

后来又有几位先生朗诵了自己的诗。

吟罢，大家吃完果子冻，各自回家。等朋友们走后，蒙希、我和乌姆拉瓦·詹坐在一块小小的方地毯上吃饭。

蒙希对乌姆拉瓦·詹说：“请您把刚才吟的那首诗的开头两句再朗诵一遍。”

乌姆拉瓦·詹点头答应：

浪迹天涯尝遍了人生的痛苦，
满腹酸楚阿达向谁诉说？

蒙希说：“毫无疑问，您的经历一定充满着传奇色彩。听您朗诵的诗，我就有这种感觉。您如果肯谈谈您的身世，那一定非常吸引人。”

我也赞同蒙希先生的说法，怂恿她讲。但乌姆拉瓦·詹却噤若寒蝉。蒙希先生从小就爱听故事。《天方夜谭》和《阿米尔·赫姆扎传奇》自不必说，就连《王书》^①都浏览过。没有一部长篇小说他没有看过。但自从在勒克瑙呆了一阵之后，他领略到了乌尔都语口语的妙处，心中便对小说家杜撰的漏洞百出的故事，矫揉造作的语言以及故弄玄虚的伎俩产生了厌恶。他十分欣赏勒克瑙人的言语谈吐。乌姆拉瓦的诗使他产生了上述想法。总之，由于蒙希先生热切地想听她的身世，加上我从旁鼓动，乌姆拉瓦·詹虽然一再推辞，最终还是拗不过我们，谈了自己的一生经历。她讲述时

^① 波斯语史诗。

遣词造句十分讲究。这一则是因为她有文化素养，二则是因为她是高级名妓，与王孙公子有过交往，甚至还出入过王宫！她所看到的東西一般人连听都没有听说过。

我一边听她讲，一边偷偷做记录。等她讲完，我把记录稿给她看，她虽然十分恼火，却无可奈何，沉吟片刻，不再言语，仔细读了一遍，对某些疏漏的地方作了补充和修改。

我是在省督大人的官邸结识乌姆拉瓦·詹的。当时，我经常出入省督大人的官邸。这本书里叙述的一切，是逐字逐句记录下来的，分毫不差。当然，这仅仅是我个人的看法。至于读者反应如何，那又当别论了。

米尔扎·鲁斯瓦

—

米尔扎先生，请听我讲，您为什么偏要一再逼我讲身世呢！像我这样时乖命蹇的女人，有什么传奇性的经历值得您如此感兴趣？我简直难以相信，当您听完一个悲伤痛苦、玷辱门庭、流落他乡、生不如死的女人身世时会感到高兴。哎，既然您迫切想听，那好吧，就请您耐心仔细地听我讲吧。

假父辈的名声来为自己涂抹一层油彩是无济于事的，它丝毫不能改变我的辛酸史。说真的，我也不记得他们的真名实姓。只记得，我家在法扎巴德市边缘的一条街上，砖瓦房。附近尽是草舍、茅屋和窝棚。住户也就是些背水夫、理发匠、洗衣匠和轿夫^①。除了我家是砖瓦房外，那一带还有一幢好房子，屋主叫迪拉瓦尔·汗。我父亲在巴胡王妃的陵园里做事。不知道他具体做些什么工作，工资挣多少，只记得大家都叫他“巡长”。

我整天在家带小弟弟，他和我亲热得一刻也不让我离开。傍晚，每当父亲下班回家，我们姐弟俩就甬提有多高兴了！我搂住爸爸的腰，弟弟喊着“爸爸、爸爸”奔过去，扯他

① 这些人在印度都属低级种姓的人，干的是低贱的工作。

的衣襟。爸爸乐得合不拢嘴。亲我吻我，拍拍我的脊背，又疼爱地把弟弟抱起来，真是舐犊情深。我清楚地记得，爸爸从不空手回家。有时带两根甘蔗，有时带点糖或芝麻球。当爸爸分给我们吃时，我们姐弟俩兴奋得你争我夺。他抱甘蔗，我就霸住芝麻球。妈妈坐在前面的遮棚里一边做饭，一边笑眯眯地看着我们打闹。爸爸刚坐下，我就偎依在他身旁撒起娇来：“爸，你没有买布娃娃？你瞧，我脚上的鞋都破成啥样了，你一点也不在意。还有，我的项链，你到现在还不去打。小姨妈的孩子都快要断奶了，到时叫我戴啥去参加仪式呀！不管怎么样，列尔德节^①我一定要戴新耳环！说定了！”妈妈做好饭，叫我端。我就把装烙饼的篮子和盛肉汤的罐子拿来，在地上铺好小方毯。妈妈把菜肴佐料放在上面，全家人乐融融地围坐在一起，感谢真主的赏赐。爸爸做完晚祷就躺下了。清晨起身又做早祷。我听到响动总是霍地坐起身来，又叨叨要这要那：“爸，今天可别忘了，一定要买个布娃娃回来。晚上回家时要带好多好多番石榴和橘子……”

做完早祷，爸爸嘴里诵着经文爬上屋顶，打开鸽笼喂食，接着又扬手轰鸽子。这时，妈妈已打扫完毕，准备好早饭。因为爸爸要赶在日出前去上班。等妈妈拿起针线活，飞针走线时，我就悄悄领着弟弟串门子或到门前那棵浓荫如盖的罗望子树下玩耍。小朋友们都受到那里嬉戏。我叫弟弟坐在一旁，自己和他们玩，无忧无虑，逍遥自在。哈，多么舒心惬意呀！我吃的穿的都比同年龄的小朋友好，没有

^① 伊斯兰教开斋节。

啥不称心的，也用不着羡慕别人。我们住的那一带，没有一家的房子比我们家的高。他们只住一间窝棚或土坯砌的小茅屋。我家有大小两个院子。大院子里有两间土坯房。一间做厨房，房边是通向屋顶的梯子，屋顶有遮棚。另一间作厢房。正房是两间砖瓦房，高大宽敞。家中炊具齐全，而且有富余。地毯有三四条，条条都有罩在上面的白布。街坊邻居常来我家借用这些东西。我们家有水夫送水，邻居妇女只能到井边汲水。我爸爸穿上制服出门，别人见了都躬身行礼。我妈妈出门坐轿子，邻居妇女全靠两条腿走路。

论相貌，我也比别的女孩子长得秀气。虽然不在绝色美人之列，但也不是现在这副模样。当初皮肤白净，面庞端正，额头稍高，大眼睛圆脸蛋，鼻梁不高也不扁，身材匀称不臃肿，像一朵盛开的旌簌迦花。可我称不上是窈窕女子，当然现在就更不是了。那时，我下身穿一条红绸紧身裤，腰里系着绣花带；上身穿着细布衬衣，肩上披着绸披巾。每只手腕上戴三只银镯子，脖子上挂着项链，鼻饰是金的，而别的女孩子鼻饰是银的。一副金耳环刚去打制，耳垂上穿了孔，只嵌着根蓝线。

父母将我许配给我姑姑的儿子。我九岁时订的婚，那边催着要举行婚礼。我姑姑嫁在纳瓦卜甘杰。姑夫是个地主，他们家比我们富裕得多。我曾随母亲去过几次，光景果然不同。房子虽是土坯砌成的，但相当宽敞。大门上有廊檐，牲口栏里拴着黄牛和水牛，满囤的粮食，满罐的酥油、牛奶。秋收时，玉米棒子用箩筐运，用车子装，甘蔗垛得像小山，这么多东西怎么吃得完！

我不仅见过我的未婚夫，而且跟他一起玩耍过，也算得上是青梅竹马了。爸爸早为我备下全副嫁妆，只差筹措些现钱。婚礼定在回历七月举行。晚上，当爸爸妈妈议论我的婚事时，我佯装睡着一声不吭悄悄偷听，心里乐滋滋的，浮想联翩：啊，我的未婚夫长得比格里曼（我童年时女友）的丈夫漂亮多了！格里曼的丈夫黑不溜秋，他是白净脸皮。格里曼的丈夫满脸胡茬，他嘴唇上一根胡子也没有！格里曼的丈夫成天穿一条脏围裤，我的他在列尔德节穿得多神气，绿花布衬衣、绸裤、毡帽、丝绒鞋！格里曼的丈夫只穿一条短裤，光着脚丫！总而言之，我对自己的境遇很满意，而且也没有理由不满意，再也想不出有谁比我更幸福。我的一切愿望眼看就要成为现实。

我记不得在家有什么伤心事。只不过有一次玩耍时，我丢了一枚戒指，一枚镀银的戒指，大概也就值一安那^①吧！这是我现在毛估估的，其实当时哪知道值多少。为了那只戒指，我哭得眼睛都肿了。白天，我躲躲闪闪总算掩饰过去了。到晚上，妈妈发现我手指上没有了戒指，就一股劲儿追问。我自知隐瞒不住只得照实说了，妈妈气得扇了我一巴掌。我顿时“哇”的一声哭了，恰好爸爸回来，赶忙哄我，责怪妈妈不该打我，我的气才消了。

自然，爸爸要比妈妈更疼我。爸爸连手指头都不碰我一下，而妈妈却常常为鸡毛蒜皮的事打我。她偏爱我弟弟。为了弟弟我挨过不少打，但我依旧十分喜欢他。妈妈不许我抱他，尽管如此，只要我一摸他的脊背，他就搂住我的脖子

^① 印度币制，一安那等于十六分之一卢比。

不放。于是我就把他抱起来，亲他。看见妈妈过来，赶忙将他放下。他不高兴了，又哭又闹。而妈妈总以为我在惹他，不分青红皂白骂我一顿。

话虽然这么说，有一次，我的手指头突然疼痛难忍，妈妈急得团团转，寝食不安。到处向人问药求符。

为了给我办嫁妆，妈妈将自己戴的首饰交给爸爸，说再掺点银子重打，打好了又请人磨光。家里的金属用具除挑出几件外，其余的都叫爸爸拿去重新镀锡。爸爸说，家里往后还要用呢！妈妈却说：“将来再说。你妹妹是地主太太，让她瞧瞧你这个哥哥为女儿置办的嫁妆也不少！虽然是你妹子，终究是婆家。女儿要是两手空空地去，岂不要被人笑话！”

米尔扎·鲁斯瓦先生，我把我家的情况和童年的生活毫不隐讳地向您描绘了一遍。您可以设想一下，我生活这样的环境里会不会幸福？您可以有自己的看法，我认为自己是幸福的。至于后来怎样沦为青楼卖笑女；为何深居简出不见人；其中的哀怨和苦衷，我难以向好友说清楚。

我常听人说，当妓女的没几个是好货。因为她们从小就生长在只知道淫荡而不知其它的家庭和环境里。她们的母亲、姐妹也都是些朝三暮四的人。然而对那些从家中出走而沦为娼妓的女人来说，却委实是冤枉了她们。

假如我不再谈自己的遭遇，把以后的情况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，喏……我就成了烟花女。那么你们一定会认为，这骚货准是风流轻薄，没等到结婚就跟人私奔，那人遗弃了她，她又去搭识别的男人，后来闹翻了，最终成了娼妓。事实

上确有这种情况。我在一生中耳闻目睹了不少良家女子沦为娼，原因各别。有一类是尚未婚配已届妙龄的少女；另一类是父母包办婚姻，既不问男方年纪大小，又不管人品相貌，随便许配与人，不遂心愿，结果成亲以后与丈夫情意不投，离家出走。还有一些女人，年纪轻轻遭逢不幸，丧夫守寡，按捺不住，再婚改嫁，或因交友不慎，失足为娼。然而我这个薄命女子却是偶然遭到厄运，被人拐卖在风月场中走上歧路的。

我家附近有个叫迪拉瓦尔·汗的邻居，暗通盗匪，曾在勒克瑙监狱关押多年。不知是谁使了手脚将他保释出狱。他与我爸爸有不共戴天之仇。原因是他在法扎巴德被捕后，警察局曾召集街坊邻居调查他的罪行，其中有我的爸爸。他原本心直口快，加上警察叫他手捧《古兰经》起誓：“巡长，请你说实话，迪拉瓦尔·汗是什么样的人？”爸爸将他的为人据实相告。由于爸爸的证词，迪拉瓦尔·汗被判了徒刑。这件事，我是从妈妈那儿听到的。于是迪拉瓦尔·汗一直怀恨在心。这次一出狱，他就养鸽子准备对付我爸爸。一天，他打了我家一只鸽子，我爸爸向他要，他敲诈勒索。爸爸只肯出四安那，他索价八安那。双方僵持不下，爸爸便不理他去上班了。黄昏时，我不知为什么鬼使神差地走出家门，抬头一看，只见迪拉瓦尔·汗站在罗望子树下，看见我，便走过来亲昵地说：“走，孩子。你爸爸已付过钱，去我家拿鸽子吧！”我信以为真，因而落入他的圈套。我随他去取鸽子，走进他家一看，屋子空荡荡的，哪有鸽子！正要返身回家，他在里边把门锁上了。我想喊救命，他猛地将一团布塞

进我嘴里，旋即拿条毛巾捆住我的双手。这屋子后面有一扇门。他把我按倒在地，走去打开门喊了一声：“比尔·巴赫希！”比尔·巴赫希应声而入。两人拽着我塞进一辆牛车，赶起便走。我憋得喘不过气来。然而，束手无策，落入了恶人的魔掌。迪拉瓦尔·汗坐在车上，用两只脚踩住我，手中攥着一把明晃晃的匕首，恶煞般的眼睛露着凶光。比尔·巴赫希赶着车，两头牛如蹄下生风，跑得飞快。不久天色渐暗，夜幕降临。时值冬季，寒风飕飕，我快要憋死了，泪水喇喇往下掉，全身冻得瑟瑟抖。心里在想：天哪！我这是作了什么孽！爸爸准已下班回家，在到处找我。妈妈一定在捶胸顿足，痛哭流涕。而小弟弟呢，准是在自顾自地玩耍，他哪会知道我已落难。父母亲和弟弟的面容，我家的房子，廊檐、院子和厨房在我的眼前浮动。这一切显得那么遥远。而我所面临的却是生命危险。迪拉瓦尔·汗不时地晃动手中的匕首，恶狠狠地对我进行威胁。我感到，说不定什么时候，这把匕首就会刺透我的胸膛。口中的布团已经拿掉，但由于惧怕，竟然出不了声。我心惊胆战，迪拉瓦尔·汗和比尔·巴赫希却谈笑风生，还时不时污言秽语咒骂我的父母和我。

迪拉瓦尔·汗说：“比尔·巴赫希兄弟、俗话说，君子报仇十年不晚。现在怎么样……，那小子准急得团团转。”

“老兄，你的话真的应验了。下狱有十个年头了吧？”

“整整十二年！在勒克瑙的大牢里什么罪没有受过！这些留待以后慢慢说吧。这只是第一个回合。我要宰了他。”

“你真想这么干？”

“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不把他杀了，就不是帕坦人的子孙！”

“老兄，你说得到做得到，不含糊！”

“等着瞧吧！”

“拿她咋办？”

“犯什么难？找个地方宰了她，朝水沟里一扔了事。然后，你就连夜赶回家。”

听到这里，我明白自己必死无疑，眼泪反而止住了，心头好像被猛击了一下。脑袋耷拉了下来，手脚酥软——真像死了一般。见我这般模样，那个该死的仇人毫不怜悯，反朝我胸口猛捣一拳，痛得我几乎昏厥，差点扑倒下去。

比尔·巴赫希问迪拉瓦尔·汗：“你要打死她，那我的钱呢？”

“还能赖你的不成。”

“拿什么给？我信不过。”

“回家再说。实在不行，我卖鸽子。”

“你这个笨蛋。干吗卖鸽子？我教你个法子。”

“说给我听听。”

“我们去勒克瑙把这个小姐卖了。”

当我自认为必死无疑之后，就不再仔细听他俩间的絮聒。恍恍惚惚觉得似乎有人在说梦话。听到比尔·巴赫希的话，我心中又升起了一线求生的欲望，暗暗感激比尔·巴赫希，急切地想听听这恶棍再说些什么。

迪拉瓦尔·汗说：“那也好，现在就去那儿吧。”

“不在这里歇一会儿吗？前面树下有篝火。我去要点